

朝阳随笔

真挚的桃子

李英

 有年夏天,父亲住院调理身体。病房里都是年龄差不多的老人,大家很快混熟了。

 有天中午隔壁床阿姨给我个桃子。不过是最普通的油桃,个头比乒乓球大不了多少,半青半红,红色的部分从内向外透着麻糖点。一个小桃子而已,我没当回事,随手塞进了嘴里。一口咬下去,我立时呆住了。桃子果肉细腻,那种恰到好处甜,像一只小手一下子拿捏住了我的心。我不禁想起宋玉在《登徒子好色赋》中写美妙女子的那句话,“东家之子,增之一分则太长,减之一分则太短”,这味道就处在一个临界点上,多一分则过,少一分则逊。

 阿姨说,卖桃的就在她家小区门口,是个女人,桃子卖得很快,买的话要趁早。我不禁狂喜,为这唾手可得、近在咫尺的美味。

 周末一早我就睡不着了,饭也没吃,开车到那个小区门口转了一圈,没看见卖桃子的。街上人不多,城市还睡眼惺忪的。我不甘心,开始胡思乱想。我来晚了?不应该呀,这会儿很多人还没起床呢。我来早了,桃农还在果园?也许今天有什么特殊的事情绊住了她?记得阿姨说桃园在小区不远处的水库边,我决心去找找看。

 水库的堤坝很高,堤坝上和堤坝下都有桃树。桃树低矮,安静的,似睡在梦里。桃园里没有人,堤坝下有个简陋的小屋。树枝扎成的破旧栅栏,将小屋和桃树围在里面,栅栏门上一把小锁浇灭了刚刚升腾起来的希望。我探头张望,小屋的门紧闭着,再看那些桃树,小小的桃子若隐若现,一个个歪着脑袋,透着俏皮和可爱,简直跟阿姨给我的一模一样。可我拿它们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小屋前,有两只杂色的土狗,也就一个多月大小,还未脱去稚嫩,脖子上系着小铃铛,呆呆地望着我。“有人吗?”我喊着,没人回应。小狗冲着我,发出很稚嫩的汪汪声,可爱至极。

 守主人不得,败兴离去,我带着不甘心再次返回小区。远远望见一个女人守着一个白色的泡沫箱。我停稳车,踱步走过去,定睛一看,箱子里半箱桃子,小小的,被挤得破了相,桃汁挂在表皮上,亮晶晶的。征得卖桃人同意,我尝了一个,没错,就是那这几日一直思念的味道。桃农说,这些桃子没上化肥,没打农药,所以长得很小,若想要好的,可以预定。

 第二天,我从桃农手里接过了—箱带着露珠的可爱桃子。桃子睡在新鲜的桃叶里,被太阳烤过的地方,红中带着微微的透明,甜甜的桃汁几乎要溢出来了。如此美味,怎可独享,我兴冲冲地给亲戚朋友送桃子。送给他们的时候,仿佛在交付珍宝,生怕对方嫌弃它们个头小不起眼,反复解释和叮嘱,不好看但好吃,一定要尝尝,一定要尝尝。

 说实话,这些桃子十元三斤,不便宜。市场上,有些桃子卖到十元六七斤了。但那些桃子,很大很漂亮,吃到嘴里,却总是失望的。要么带着酸味,要么几乎感受不到甜味,徒有一副好皮囊。

 中国早在4000年前就开始种植桃子,《诗经》有“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”,唐朝诗人崔护有“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”,新加坡诗人尤今在散文集《碗中有乾坤》中,曾写在中国南方吃到了水蜜桃,一生都难以忘记。祖国大地从南到北,桃子品种多得数不清。至于为什么看起来毫无差异的桃树,结的果子却千差万别,不得而知。

 这些小小的桃子就像一座桥,将我带回了很久以前。童年时,我曾遇到过许多这样的味道,比如苹果、花生、西红柿、豆角、茄子。它们不会在不该出现的季节光临餐桌。它们外表粗陋,甚至布满疤痕。它们从夏日的悠长时光和疾风暴雨中走来,攒足了经由时间酝酿的浓郁味道,像有故事的人一样,值得我们品味和珍惜。

 细细思索之后,我用“真挚的桃子”为它们命名。在我心里,这些桃子代表了一种态度。物欲横流,人心浮躁,用最质朴的情感和最简单的办法,为味道坚守,需要很大的勇气。在我心里,连它有点贵的价格,都是一种姿态,是品质的标签,也是一种高贵的坚守。

 我觉得,做人也应当如此。

(作者来自胜利油田)

遇见·石化之美

楚学朋

 “走咧——”初冬的早上,一道高亢的吆喝声,突地从对面的塄梁上蹿起,极具穿透力的声音穿过采油小站,在黄土塄上回荡。

 “起咧——”余音还在耳边,小站背后的山梁上就有了回应,两道声音交织在一起,萦绕许久,唤醒了沉睡的黄土塄。

 因为这两声吆喝,漆黑的天醒了,一片淡淡的曙光从远处的山背后露出来。漆黑的山塄也醒了,狗叫、鸡鸣、牛羊应和。陕北漫长的冬夜就此过去。

 “吱呀”一声,师傅提着样桶推门而入,寒气扑面而来,寒气里有面香、鸡蛋香。“赶紧吃,早点走!”师傅抹了一把湿漉漉的胡子催着我吃早饭,在我睡觉的工夫,师傅已经巡了一遍井。

 外间的小桌子上,两碗面,大海碗,雪白的面条上浇着榨菜肉丝的浇头,还有一个煎得金黄的鸡蛋。两碟咸菜,一碟是师傅从湖北带来的洋姜,酸脆爽口;一碟是凉拌土豆丝。土豆是师傅在井场边上种的,两分地,把依着山崖挖出来的小菜窖堆得满满的。除了土豆,还有红薯、胡萝卜,以及经理部送来的白菜。在陕北的高坡上守了十几年,师傅把油井管得炉火纯青,还练出了一身养鸡种菜的好本领。

 但我一点都不羡慕,一道山梁一个院,一圈围墙六口井,再加一条傻乎乎的大土狗,除了下点小雨就疯长的草棵子,只有偶尔闯进来的野兔、刺猬。我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年轻,来到平台的第一天,想的就是尽快离开这个地方。黄土塄上是没有风景的,那历经亿万年造化而成的黄土高坡,半天就看腻了;小小的山梁,十分钟就转完了。

 活儿有一搭没一搭地应付着,闲下来就联系同学亲友,在焦灼和无聊中等待着调动的好消息,一等就是三个多月。

 前一天傍晚换盘根时,师傅突然说:“明天初六坪桥逢集,站上也没啥事,去逛逛呗。”我一听,乐得跳了起来:“总算能出去放个风了,可我不认识路啊!”

 “去赶集的人多,你跟着老党走就是了。”早上的第一声吆喝,正是住在对面的老党在唤我,“通信基本靠吼”,由于支离破碎的地貌,千百年来,黄土塄上的原住民都练出了一副好嗓子,也催生了以高亢为特色的信天游。

 趁着师傅趴在桌子上填写巡检记录,我三下两下擦了一把脸,师徒俩桌对桌吃起了早饭,又是三下两下干完,抹了抹嘴、背上包,就兴冲冲朝外跑去。

 跑到院门口时,师傅追了几步说:“注意安全,早点回来。”

 三道山梁在路口汇集,变成一道平坦的山道。自从江汉石油人来了之后,为了原油开发,把村民们不知道走了多少年的山路拓宽压实,既方便了巡检施工,也方便了村民进出。我跟在老党和另外一个老乡后面,朝十里外的坪桥镇赶去。

 一路上,不时有人从沟谷梁卯、山洼渠渠拐出来汇成—队,渐渐变成一支三五十人的队伍;有推着架子车的,有赶着毛驴的,有骑摩托的,还有开着手扶拖拉机或者三蹦子的。一路上,大家高兴地攀谈着。

 早上8点天放亮时,我来坪北时路过的荒凉小镇,早已经人挨人,人挤人,而且人还在不断地从山沟里汇集过来,很难想象这贫瘠的山沟里居然“藏”着这么些个人。

 赶集是陕北老乡最重要的集会。沿街向阳处,圪蹴着一排上了年纪的老人,他们大清早赶十几里路,不仅是为了买卖东西,也是想和老哥们捧着烟袋见个面,聊聊光景。大姑娘们往往是三五结伴,在商店里看看新鞋子、新褂子,羞涩地在身上比画着。她们出现在哪里,小伙子也会随之而来,大家心照不宣地



燕燕 AI制图

保持着距离,但很快,其中的一对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,不久之后就会有喜酒喝。小孩子们则眼巴巴地看着柜台上的玩具、图书,直到被大人拉走。

 集市是分区域的,打头里卖的是粮食:金灿灿的小米、饱满的荞麦、圆滚滚的洋芋,大蒜、葵花子、胡麻、核桃和小枣也凑在一起。最外头的则是牲畜市场,毛驴、仔猪、黄牛、大青骡子,最多的是羊。因为吵闹和粪便,它们跟大集保持着距离。买卖牲口是最安静的,交易者讲价不用嘴,而是两个人拉着手在衣袖里捏手指讨价还价,最后点一下头就成交了,神秘而迅速。卖陕北特色剪纸和虎头鞋的手艺人,悠闲地坐在那儿,成交多少随缘。

 因为远离县城、交通不便,赶集曾是边远村镇陕北人购物、社交的主要方式,油盐酱醋、农具家什、针头线脑,吃穿用度都能在集上解决。镇与镇之间形成了默契,赶集的日子正好错开,方便十里八乡的村民们互通有无。这些年,随着交通的改善、经济的发展,温饱问题早已解决,赶集更多地承载起了交流感情、沟通信息、放松身心等功能。

 从只有两个人的偏僻山头到成千上万人的集镇,热闹的景象让我一时转换不过来。空气中弥漫着带着黄土味的各色气息,四处都是杂七杂八的讲价声、吆喝声,人们为着一毛几分钱争执着,并且乐在其中,那股淳朴的烟火气就这么热乎乎地扑面而来。

 我随着人流边走边看,像我这样的外乡人很容易被分辨出来。陕北作为陕西最荒凉的地块,却蕴藏着丰富的石油、煤炭和天然气。坪桥镇虽小,却因为中国石化、中国石油和延长油田都在这里开发,拥有了“三桶油”的美称。赶集也成了我们这些成天待在山沟里守井的采油人共同的爱好,虽不相识,却不约而同地没有穿上衣,但是那股子“味道”是没法藏住的,一打照面就能知道彼此的身份。我想,他们会不会和我一样寂寞,会不会成天想着早点离开这个山沟?

 晌午时分,集市里的人已经达到了顶峰,饭点也到了。在最边上避风的地方搭起的棚子,是集市里卖吃食的,凉皮、香菇面、恰恰、包子、油条应有尽有,油烟味、炆锅声,还有现场炖煮的香气四处飘散。一碗面浇上一大份羊杂,再添一勺红亮的油泼辣子。也许是看我面生且年轻,卖面的陕北汉子悄悄多给我舀了小

半勺浇头:“娃来这里受苦了,多吃些。”

 大冷的天,还有比吃上一碗热辣辣的面、脑门出一头热汗更舒坦的享受吗?有的。我对面的老汉,切了一盘羊杂,炒了碟羊肝,自己拎着一瓶甘泉黄酒,自斟自饮,然后自言自语:“年轻的时候受苦,老了得要受活儿。”“受活儿”就是舒服的意思,对他们来说,这就是人冬时节顶级的享受了。

 吃饱了,学着老汉的样子,打着饱嗝寻了个高处的土崖圪蹴在那儿,阳光暖暖地晒在身上,看着这么多的人、这么大的集……四面八方的喧闹声渐渐模糊。等我醒来,已经是下午2点了。买了一兜洛川苹果,称了点瓜子,撕了一个师傅最喜欢的羊头,切了一大包羊杂,再包了四个羊蹄,还有一兜黄米馍馍,就在集市口那个小商店等着老党来和我会合。集市已经渐渐散去,住得远的人呼亲唤友,已经踏上了回家的路。冬季天黑得早,要早动身,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收获的喜悦。

 快到采油平台的时候,天已经黑了,老远就能看到站门口的大灯。第一次这么晚回来,觉得这灯光暖乎乎的。狗一叫,师傅就出来了,身上全是油污。我去赶集的时候,加热炉穿孔了,师傅补好孔后又清理了炉膛,脸还没来得及擦呢。

 他问:“赶集好玩吗?”我说:“好玩。”

 晚饭格外丰盛。羊杂用辣椒炒了,蒸了香肠,炒了杂胡椒,又切了盘土豆丝。一人拿着一个羊蹄,我俩就在小饭桌上推杯换盏起来。没有酒,推的是茶,有时候茶比酒更烈、更醇,门外的抽油机吱吱呀呀转着。

 晚饭后,我拎起手电出门巡查天然气管线。往常都是跟着师傅,他干什么,我干什么,像今天这样我先动起来还是第一次。师傅愣了一下,跟在我后面,我们一前一后出了门,好像走了无数遍那样自然。

 此后,每逢坪桥大集,师傅都让我去散心,临出门时依旧会叮嘱我早点回来,然后在小站上等我吃晚饭,站门口的那盏灯也一直亮着。化子坪、沿河湾、镰刀湾……安塞县几个镇的集市,我逛了个遍。走在大集的烟火气里,就像撒在黄土地里的种子,悄无声息地吸收着地下的养分,然后发芽、长叶、拔节,在春风里摇啊摆。

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,小站在我师傅的努力下,成为经理部的样板示范平台。井场外的边角地全部被开辟成了菜地,种满了豆角、西红柿、西瓜、玉米,吃都吃不完。师傅在前面刨坑,我在后面点种,累了就坐在树荫下唠嗑。杨树是师傅来平台时种下的,已经有三层楼高了。师傅年轻的时候是受过苦的,经历过吃不饱饭的日子,他的父亲是第一批参加“五七油田”大会战的“垦荒人”,比他更苦,住过芦苇棚,喝过涝坝水。所以师傅常说:“现在多好啊,有宿舍,有空调……”

 “把井管好,你是个好工人;把地种好,才算扎下了根。”师傅有着自己的生活逻辑。半年后,同学问我愿不愿意调回本部,正在给果树剪枝的我说:“这里待习惯了,挺好。”

 那时正值春末,赶集买回的桃树已经挂满了果,师傅也快到退休的日子了。他说:“能教的都教给你了,以后这站也交给你了。”他教我的不光是采油工管井的看家本领,还有种菜的手艺。我已经学了八九成,却希望能再多跟他学几年。

 我说:“师傅,明天也没啥事,你赶个集散散心吧!”师傅说:“中。”我叮嘱他早点回来,然后做好了晚饭等他,天一擦黑就早早打开了站门口的灯。

 小院还是两人一条狗,但分明多了些和大集一样的烟火气息,多了生气,多了活泛,日子也多了些滋味。

(作者来自江汉油田)

朝阳
足音



塄上钻塔。

何志军 摄

散文

总盼他乡一场雪

逄伟春

 进入冬天,总是习惯性地盼着一场大雪。如果没有像老家黑龙江大庆似的鹅毛大雪,常会觉得这不是冬天。

 我曾就读于东北石油大学,这所坐落在大庆的学府,是离铁人王进喜最近的一所石油大学。这里雪后的冬天,是记忆中绝美的风景。

 刚下过一整夜的雪,寒气如针般刺骨。上午10点左右,一群“学龄”石油人,走在往返教室的路上,每个人都穿得严严实实,只露出一双双好奇的眼睛。抬眼望去,原本光秃秃的树枝,堆满雪花、裹满雾凇,千树万树一夜间挂满“梨花”。过一会儿,太阳翻过教学楼、爬上树梢,树上的雪花开始扑簌簌落下,闪着细碎金光,好像每一片里都藏着太阳。

 不少南方同学是第一次见到这般壮阔的雪景。女生摘下手套,掏出手机拍照;男生在路上笑闹,调皮的会在树干上使劲儿踹一脚,震落的雪花钻进路人领口,引得一片惊呼。

 然而,那种属于“学龄”石油人的热闹,毕业后就再没体验过了。现在想来,难忘的不仅是景色,更是同窗情谊、琅琅书声,以及那份对铁人“战风雪、斗严寒”的“感同身受”。

 大学毕业后,我成为一名石油石化行业的新闻工作者,至今已经是第10个年头。

 2025年春节前夕,我报名参加了报社组织开展的“新春走基层”活动,到河南油田位于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深山里的油井平台采访。在这里,我又“邂逅”了一场美丽的雪。

 进山沿途,美不胜收。行车经过山脚,我向窗外看去,满眼的银装素裹。松树、桃树、槐树,枝头堆满雪花,一阵山风吹过,雪花飘飘洒洒,逆光看去仿佛一条金色的瀑布,像极了记忆里的景象。

 然而,这雪美则美矣,却给“找油争气”带来不少麻烦。河南油田在这里开发初期,大雪封路,平台上断粮断水,他们深一脚浅一脚,靠人力往山里搬运物资。平台之间是一条条人迹罕至的土路,大雪压断树木,横在路中间,巡检时他们就用棉纱卷着20多公斤重的物资和工具,在雪地里拖着走。

 在这里,我见到一名学长,他长我两岁。当初的“学龄”石油人,已经成长为骨干技术人员。采访时,他兴冲冲地拿出手机,给我看显微镜下钻井岩屑里页岩的特征、进山路上挡在车前的猎豹,还有大家清扫路上积雪时热闹的场景……山里温度低,采访时,我瑟瑟发抖、四肢僵硬,他却面色红润、动作如常。

 “这雪给生产带来不少麻烦啊!”“但也确实好看,快赶上东北了。”“多久没回去了?”“我现在是常驻这里的技术员。”……………

 油井生产不停,石油人就长年坚守。辛苦自然是有,但对肩扛重任的石油人来说,“我为祖国献石油”本身就是一件幸福和光荣的事。

 大学时候,网上流行一句话——踏上求学路后,从此故乡只有冬夏,再无春秋。而工作之后,故乡不仅没了春秋,夏也渐渐退出了归期。绝大多数年份里,唯有春节那几天,才能匆匆回一趟家。

 今年春节假期,我又回到母校走了走。图书馆前,新落成一座四五米高的铁人雕像:他大步向前,大棉袄敞着,甩向身后,双肩、帽子上落满积雪,目光炯炯、遥望远方,像是随时准备迎战下一个严寒。

 站在铁人雕塑前,我感慨万千,老照片里石油人战天斗地的场景,在我脑海里一幕幕翻过。恍惚间,我仿佛听见,一声声“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”的呐喊,在雪中回荡;仿佛看见,漫天大雪中一个个高大的身影,坚定前行。

(作者来自中国石化报社)

诗歌

巡井的夜空

王秉

这么寒冷的夜晚
有了悠悠的月光的陪伴
抽油机就情愿守着
这苍茫大地的静

采油工的眼睛
点亮漫天繁星的光
点亮月亮的情深意长
一同照亮
羊肠小道的井场路
也照亮抽油机在黑夜里
歌唱的颜色
颜色是红彤彤的
就跟太阳的那种红
一模一样

(作者来自河南油田)

